

SHI JIE KE HUAN ZUO PIN
JING XUAN WEN KU

吸引全球千万眼球的神秘经典
世界科幻作品精选文库



下

[法] 儒勒·凡尔纳 (李丽琼 邵芳 编译)

机器岛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世界科幻作品精选文库——

SHI JIE KE HUAN ZUO PIN JING XUAN WEN KU

机 器 岛

[法] 儒勒·凡尔纳 著

李丽琼 主编

(下)

——人民日报出版社——



目 录

上 册

第一部

第一章	四重奏的伙伴们	(3)
第二章	刺耳的奏鸣曲倒产生了巨大的威力	(13)
第三章	一位口若悬河的导游	(27)
第四章	被蒙在鼓里的四重协奏组	(38)
第五章	标准岛和亿兆城	(52)
第六章	客人被强制就范	(63)
第七章	西行	(78)
第八章	航行	(90)
第九章	夏威夷群岛	(102)
第十章	穿过赤道	(114)
第十一章	马基士列岛	(126)
第十二章	帕摩图三星期	(140)
第十三章	停泊塔希提群岛	(153)
第十四章	天天欢度佳节	(166)





机 器 岛

下 册

第二部

第一章	库克群岛	(185)
第二章	从一个岛驶向另一个岛	(198)
第三章	宫廷音乐会	(211)
第四章	不列颠的最后通牒	(223)
第五章	汤加一塔布的禁忌	(234)
第六章	一群野兽	(247)
第七章	围 猎	(258)
第八章	斐济和斐济人	(265)
第九章	战争状态	(277)
第十章	机器岛易主	(291)
第十一章	攻击与防卫	(306)
第十二章	左舷区和右舷区分裂	(318)
第十三章	班希纳对局势的概括	(332)
第十四章	结局	(345)



第一章 库克群岛

自从离开玛德琳海湾，半年以来，标准岛在太平洋里纵横驰骋，由一个群岛开到另一个岛。期间，它经过不计其数的奇异美妙境地，但从未发生过一次意外事件。每年这个季节，赤道附近的海域风平浪静，热带地区信风也一如常规。再则，哪怕狂风暴雨骤起肆虐，亿兆城下基础坚实，两个港口、花园，乃至乡村都感觉不到丝毫颠簸。狂风过去，风暴平息下来，“太平洋上的瑰宝”上的居民才发觉刮过一场风暴。

这种情况下，人们必然会担心：过于格式化的生活会不会太平淡太单调。巴黎艺术家们立即会第一个站出来说，这儿的生活一点也不平淡，在海上航行就像在一望无际的大沙漠跋涉，不时会出现小片绿洲，在海上会有岛屿出现，就像他们已去过的诸群岛：夏威夷、马基土、帕摩图、社会，而他们改向北驶后将去的诸岛也是：库克、萨摩亚、汤加、斐济、新赫布里底等，另外还会有岛屿出现。每抵达一个岛屿，他们就在那里进行不同方式的休息，得到企盼已久的畅游该岛的机会，从种族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些地区会使人游兴油然而生。

至于我们的四人协奏组，即使他们有时间发牢骚，他们也无法抱怨。难道他们可以抱怨说，在这里与世隔绝？标准岛同欧美大陆的邮政通讯服务非常准时。不仅油船几乎定时为他们送来工厂所需要的石油，而且每两个星期，货轮会在右舷港及左舷港卸下各种各样的货物，同时还带来信息和新闻，使得亿兆城的居民有丰富多采的娱乐文化生活和消遣。



机 器 岛

不用说，标准岛公司极其准时地支付音乐家们的酬金，从不拖欠。这证明公司有着用之不竭的经济来源。成千上万的美金就这样源源滚入他们的口袋。只要把钱积攒起来，等他们签的合同到期，他们将会很富有，成为阔佬。演奏家们从来也没像现在这样兴高采烈，他们再也不会惋惜：在美国巡回演出收入“比较少”了。

“告诉我，”有一天，弗拉斯高林问大提琴手，“你以前老说，上了标准岛一定会后悔的，现在你的想法改变了吧？”

“不，没改变。”塞巴斯蒂安·左恩回答道。

“可是，”班希纳补充说，“等我们转完一圈时，我们的钱袋会鼓鼓囊囊……”

“有一个鼓鼓囊囊的钱袋还不够，还必须有把握把它带回家！”

“你没把握？”

“没有。”

对这种想法，还有什么可说呢？其实，关于这个钱袋，根本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因为他们的钱每到一季度末，都用汇票寄到美国去，存入纽约银行。所以，最好还是不理睬这固执的人，让他抱住毫无理由的怀疑死死不放。

事实上，前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灿烂辉煌。两个区的敌对关系似乎正在进入一个平静阶段。西柳斯·比克斯泰夫和他的副手们理所当然地为此拍手叫好。而艺术总监则在“市府舞会事件”发生之后更加不遗余力，不断推波助澜。是的！沃特·谭克东确实和考弗莱小姐共舞过。人们该不该由此得出结论，说两个大家族间的关系缓和了？有一点是肯定的，詹姆·谭克东和他的朋友们再也不谈把标准岛变为工商业岛屿了。最后，在上层社会里，大家谈起舞会事件，一些目光敏锐的人由此认为两个家族会逐渐靠近，也许，不单是靠近，而是联姻。联姻之后，这两



家之间个人的恩怨和社会公益上产生的矛盾也将会就此结束。

一旦这些预料能够实现，那么门当户对，相互匹配的青年和姑娘就能实现他们最热切的期望，我们认为我们有权这么说。

毫无疑问，沃特·谭克东没法不为黛·考弗莱小姐的妩媚可爱而心动，他为之倾心已有一年之久。由于他的社会地位，他没向任何人诉说过情感深处的秘密。然而，黛小姐却隐隐有此感觉，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她也为他的审慎态度深受感动。也许她也已经扪心自问，是否应该以一颗爱心来回报沃特的钟情？不过，从表面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爱上了小伙子。她始终表现得矜持庄重，因为两个家族的荣誉尊严及两家的距离要求她不可越雷池一步。

但是，如果当时有一个观察家在场，那么他必然会注意到沃特和黛小姐从来不参加第十五大街和第十九大街两个公馆里的辩论。当坚定的从不调和的詹姆·谭克东怒发冲冠猛烈抨击考弗莱一派时，他儿子就一声不吭地低下头，快快走开。当奈特·考弗莱为谭克东派大发脾气时，他女儿就会垂下眼帘，俊美的脸蛋变得苍白，她会试图改变话题，当然，她做不到这一点。这两位家长对于自己孩子的做法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大凡做父亲的天生都如此，像是眼睛前蒙上了黑布一般，然而，考弗莱夫人和谭克东太太却并非一点没有感觉到——至少，卡里杜斯·蒙巴先生这么认定。做母亲的可是看得出孩子的心思的。孩子的这种思想状态对于两位母亲来说，始终是块心病，因为她们意识到唯一可能解决他们心事的办法是无法实现的。诚然，她们俩深深感到，由于两个冤家的敌意，由于在排位置前后这类问题上自尊心受创后的长期积怨，任何调和、任何联姻都是不允许的……然而，沃特和黛小姐却相互爱慕……这已是明摆在两位母亲面前的事实。

人们不止一次跟小伙子提起亲事，要他在左舷区合适的姑娘中挑选一名。其中有不少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且很有教



养，家庭的地位和财产也与谭克东家族不相上下。这些家族对于这门亲事也都很满意。詹姆·谭克东明确地要儿子接受，他妈妈也敦促着他，不过不像他爸爸那么态度坚决。但是，沃特总是拒绝，他借口说他现在一点儿也不想结婚。然而，这位从前的芝加哥商人就是听不明白。他认为，如果一个人有几亿美金的家产，就不应该不娶妻子。假如他的儿子看不中标准岛——就是他自己的社会环境——的任何——个姑娘，那么就让他外面去寻找，让他跑遍美国、欧洲！凭着他的名字，他的家产，更不用说他的人品长相，随他挑。若他要找那个皇宫的公主殿下，也不在话下！……詹姆·谭克东确实是这么说的。然而，每当他父亲这么逼他，让他到外国去找个妻子时，他总是竭力顶住，丝毫不让步。他母亲有一次对他说：

“好孩子，这儿是不是有你喜欢的姑娘？”

“是的，妈妈。”他回答说。

因为谭克东太太没问儿子这个姑娘究竟是谁，所以他觉得不必说出她是谁。

事实上，考弗莱家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昔日新奥尔良的银行家想让他女儿嫁给经常来公馆参加聚会的小伙子，万一他们中没有一个中意的，那么爸爸妈妈可以把她带到国外去……他们可以去法国、意大利、英国……可是黛小姐回答道，她根本不想离开亿兆城，亿兆城不是挺好的嘛！她只想留在东城……考弗莱先生对女儿的回答心里总是有点不安，但却又不了解她如此回答的真正原因。

此外，自然喽，考弗莱夫人从未像谭克东太太直截了当地问沃特那样去问她女儿，再说，即使问了，黛小姐也不会像沃特那么坦率地答复她母亲，——哪怕是自己的母亲，也不合适。

目前，事态就发展到这个程度。自从小伙子和姑娘意识到心中的那份感情后，尚未真心讲过一句话，只不过，有几次，他们



交换过目光。即使他们相遇，也只是在正式场合，当西柳斯·比克斯泰夫举行招待仪式时，亿兆城的知名人士必须出席，哪怕是为了保持他们的地位和影响。而在这种场合，稍微有一点小的纰漏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所以沃特·谭克东及黛·考弗莱小姐都保持非常严肃矜持的态度。

因此，人们可以推想出在岛督举办的舞会上发生的那件事所产生的后果。一些大惊小怪夸大其事的好事者甚至认为这简直是一桩丑闻，第二天，这事就在全城沸沸扬扬地传开了。其实，这件事再简单不过了：艺术总监邀请了考弗莱小姐跳舞，但当四组舞开始时，他却跑开了——多么精明的蒙巴哟！——于是，沃特·谭克东顶替了蒙巴的位置，邀请姑娘同舞，姑娘接受了舞伴的邀请。

在发生了这样一件轰动亿兆城社交界的大事后，两个当事人各自为自己辩解，这也是完全可能的事，甚至是完全必然的。谭克东先生大概询问过他的儿子，而考弗莱先生则一定会问他女儿。可是，黛小姐是怎么回答的呢？沃特又是怎么回答的呢？……考弗莱夫人和谭克东太太当时有没有插进来，插进来后结果又如何呢？卡里杜斯·蒙巴尽管思路敏捷感觉细腻，并多方设法打听，凭着他外交家的巧妙手腕还是无法得知。因此，当弗拉斯高林问他时，他只是眨巴一下右眼作为回答。这一眨眼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他自己也一无所知。值得提一下的是，打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之后，当沃特遇到正在散步的考弗莱夫人及黛小姐时，会毕恭毕敬地向她们鞠躬致礼，而姑娘和他的母亲也会向他还礼。

如果相信艺术总监的话，这将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步骤，“跨向光辉未来的一大步”。

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海上发生了一件事情，此事同机器岛上两大望族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联系。



机 器 岛

天刚亮时，天文台观察员报告，发现好几艘战舰正向西南方驶来，这些战舰排成队列，保持着一定的间距。看来，只能是太平洋上的一支舰队。

辛高叶舰长用电报通知了岛督，而岛督则命令准备礼炮以示敬意。

弗拉斯高林、伊夫内斯、班希纳很想看看这种国际礼仪如何进行，于是登上了天文台上的塔台。

他们把望远镜对准了战舰。战舰共有四艘，相距五至六英里。可是，桅杆上什么旗帜也没有，因此无法判断是哪个国家的军舰。

“没有任何标志，他们是哪个国家的海军呢？”弗拉斯高林问军官。

“什么也没有。”军官答道。“不过，看样子，我觉得像是英国籍的战舰。再说，在这一带，除了英国舰队、法国舰队和美国舰队之外，极少有其他的军舰出现。无论是哪一国的，只要它们再靠近一二英里，我们就可以判定了。”

战舰徐徐靠近，但行进速度相当缓慢，如果他们航向不变，将在标准岛附近几个锚链的地方驶过。

有一些好奇者，爬上了船艏炮台，颇感兴趣地盯着战舰，舰上竖着三根桅杆，现代战舰已减到仅一根桅杆，所以相比之下，三桅老式军舰样子更加威武雄壮。舰上大烟囱里冒出一缕缕的浓烟被西风刮走，直飘向海平面与天相连的远方。

当战舰距离只有一英里半时，军官已经能够肯定它们是英国西太平洋舰队，因为西太平洋某些群岛，如汤加群岛、萨摩亚群岛、库克岛都是属于英国或由它保护的。

这时军官已经准备好升起标准岛的旗帜，让以金色太阳为标志的旗帜在风中飘扬。大家等待着这支舰队的旗舰发出致敬信号。



十分钟过去了。

“如果船上真是英国人，”弗拉斯高林评论说，“他们才不会热情地行礼呢！”

“有什么办法呢？”班希纳答道，“约翰牛的脑袋上总戴着一个用螺丝拧上的帽子，得拧上半天，那螺丝才能卸下来。”

军官耸了耸肩。

“肯定是英国人，”他说道。“我知道他们，他们不会跟我们打招呼的。”

果然，为首的那艘军舰没挂一面旗帜。舰队驶过去，根本就不理会机器岛，就好像机器岛压根不存在。是呀！再说，机器岛有什么权利存在于世？它有什么权利开到太平洋海区碍手碍脚？既然英国一直抗议，始终反对制造这个庞大的机器，认为它会造成撞船事故，由于它在这个海域会切断海上交通，那么何必要向它致意呢？

舰队驶远了，就像摄政大街或河滨大道上一名缺乏教养的先生，看见熟人却假装不认识。就这样，标准岛的旗帜也一直没升上去。

因此，我们不难想象，在亿兆城里、在港口，人们怎样谈论这妄自尊大的英国，骂这背信弃义的阿尔比翁——现代的迦太基帝国。大家下定决心，今后即使英国人打招呼，我们再也不答礼厂——其实英国人绝对不会主动向你打招呼，所以作此种假设多此一举。

“跟法兰西舰队抵达塔希提岛相比，有天壤之别！”伊夫内斯大声说道。

“因为法国人一贯彬彬有礼……”弗拉斯高林接着说。

“这叫‘持续而有感表地’！”“殿下”一边用优美的手势打着拍子一边补充说道。

十一月二十九日上午，瞭望哨到了位于南纬二十度、西经一



机 器 岛

百六十度的库克群岛的前沿岛屿。库克群岛原名为孟加岛和哈维岛，一七七〇年库克登上该岛后，把这一系列岛屿合称为库克群岛。这个群岛包括孟加、拉罗汤加、瓦丁、米乔、海威、帕默斯东、阿杰梅斯特等岛。当地居民人数由原来的两万人减少到目前的一万二千人，本属麦豪里亚族，订由波里尼西亚的马来亚人组成，欧洲来的传教士使他们改信了基督教。岛上的居民特别关心他们的独立，始终顽强地抵抗外来的侵略。尽管他们正在慢慢地不得不接受澳大利亚英国殖民政权的影响——我们都知道殖民政权的影响是怎么回事——却还自以为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机器岛首先驶近的是群岛中的孟加岛，该岛是群岛是最大、人口最多的岛屿。实际上也是群岛的首府。按航行计划，标准岛要在这儿休整半个月。

那么，班希纳是否将在库克群岛见识以真正的野蛮人，即他在马基士列岛、社会群岛及努卡希瓦岛上寻觅而找不到的像鲁宾逊一样的野人？他那巴黎人的好奇心能不能得到满足？他能否亲眼目睹真正吃过人的纯正生番？……

“左恩老朋友，”这天，他对伙伴说道：“如果这儿还找不到吃人生番，那么世界上就再也不会有了！”“本来，我可以对你说‘同我有什么相干’？”四重协奏组的“刺头”回答说。“不过，我倒也想问你：为什么世界上就不会再有了呢？”

“因为这个岛名叫孟加，顾名思义嘛……”班希纳差点挨了左恩一拳，他老是搞恶作剧，也是该挨揍。

无论孟加岛上有没有吃人生番，“殿下”也无法上岛去同他们谈谈，原因是这样的：

当标准岛到达距离孟加岛一英里处时，有一艘小木船从港口驶出，它停到了右舷港码头。木船上有英国的特派传教士，其实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基督教牧师。他的权力比孟加部族首领还大，在这里实行专制的君主独裁。这个周长有三十英里的岛上有四千



名居民，他们精耕细作，大量种植水芋、箭根薯和薯蓣。岛上最肥沃的土地都属于牧师。岛上最舒适的住宅也是他的，位于岛内最大的城市乌绍拉，坐落在一座山脚下。山上种着面包树、椰子树、芒果树、番椒树；另外他还有一个花园，花园里种着争妍斗奇的锦葵花、梔子花和牡丹花。牧师在这里有权有势，他手下有一队警察，都是当地人。连孟加岛上的国王和王后见到警察都得低三下四的。警察禁止人们爬树，禁止节假日、星期天打猎和钓鱼，禁止人们晚上九时后散步，连购买消费品都要课以重税，否则就禁止买卖。凡违反以上规定者，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以皮阿斯特计算，每一皮阿斯特约合五法郎，罚款中绝大部分都落入鲜廉寡耻的牧师的腰包里。

当这个矮胖子登上标准岛时，港口负责官员迎向前去，两人相互致礼。

“我以孟加岛国王和王后的名义，”英国人说道，“向标准岛岛督阁下致以皇家的敬意。”

“我奉命接受贵皇家的敬意并向你们表示感谢，特派教士先生。”官员回答说，“我们岛督即将亲自上孟加岛去表示他的敬意……”

“热烈欢迎岛督阁下。”牧师说道，他的面貌奸诈，充分暴露了他的狡黠诡诈和贪得无厌。

然后他装出柔和的语调接着问：

“我想，标准岛上的卫生状况很好吧？”

“再好也没有了。”

“可是，有的传染病，诸如流行性感冒、伤寒、天花等，有可能会……”

“连过敏性鼻炎都没有，牧师先生。请给我们发放无疫证书吧。我们到停泊地点后，再按规定同孟加岛联系……”

“不过……”牧师答道，他显得踌躇不快，“一旦有疾病



机 器 岛

.....”

“我再次重申，连个影子都没有！”

“那么，标准岛上的居民想要登岸喽？”

“是的，就像他们不久前在东部其他群岛登陆一样。”

“很好……很好，”矮胖子回答说。“放心吧，他们会得到很热情的招待，只要没有疾病……”

“我跟你说了，绝对没有。”

“那就让他们上岛去吧！孟加岛居民会尽一切力量款待他们的，因为孟加入一向很好客……不过……”

“不过什么？”

“国王和王后陛下同各部族首领会议讨论决定，凡是登上孟加岛和附近的其他岛屿的外国人必须缴纳人岛税……”

“缴税？……”

“是的，交两个皮阿斯特……这也不贵，您知道……每个上岛的人都要缴两个皮阿斯特。”

显而易见，是这位牧师提出人岛税建议的，国王、王后以及部族首领自然唯唯诺诺地马上采纳了，而这笔税收中，将有不小的一部分则归特派传教士阁下所有。由于在东太平洋各个群岛从未有过类似的税收问题，港口官员不免感到奇怪：

“您不开玩笑吧？”他问道。

“千真万确，”牧师肯定说，“要是不缴纳这两个皮阿斯特，我们不让任何人上岛。”

“那好吧！”军官答道。

然后，同牧师先生告别后，他就去打电话，转告舰长牧师提出的人岛税。

辛高叶舰长即刻同岛督通话请示：鉴于孟加岛当局要求纯，属无理，况且又不肯退让，机器岛在此停泊合适不合适？

付这种歧视性税收，标准岛在孟加岛、在库克群岛中其他各



岛屿一律不停泊。贪婪的牧师的这个主意最终还是没有得逞，而亿兆城的居民宁可停泊到附近其他海域，去拜访不贪婪的、不苛求的土著。

于是舰长向轮机手们下达了命令，重新启动几百万匹马力的发动机。这么一来，班希纳想同可敬的食人生番握握手的愿望也就烟消云散了——话说回来，野人现在还有没有，又是另一回事了——尽管他也许有点惋惜，但起码有一点他可以宽心了，现在库克群岛上的老百姓之间不再相互吞食了！

标准岛航行在一条长形的海峡之中，海峡向北延伸，延伸到四个岛屿串成一串的集结处。海上出现了不少独木小船，其中有的制造得很精致，配备得也很齐全，另一些则因陋就简，在树杆中挖条槽就成了船。这些船上的渔夫们都是无畏的汉子，他们出生入死去追捕鲸鱼。这一带海洋里，鲸鱼极多。

这些岛上土地肥沃，植物生长相当茂盛，因此大家也明白为什么英国首先要强迫这些岛国变为它的保护国，它想将来把保护国又变成自己的太平洋上的领土。

在孟加岛时，他们已远远望见一圈珊瑚礁围绕着岩岸，岸上是白得耀眼的房屋，房屋表面涂上了一层从珊瑚石里面提炼出的石灰，山坡上覆盖着一片暗绿色的热带树林，这些小山海拔均不超过二百米。

次日，辛高叶舰长见到了拉罗汤加岛，该岛树林密布，直到山峰。岛中央俨然屹立着一座火山，高达一千五百米，其山，顶从浓密的树丛之中崛起，直刺青天。在绿荫环绕之中。礼拜堂的四周都是一片宽阔的枫林，树林一直伸展到岸边。这里的树长得十分高大，枝叶茂密，树干弯弯曲曲很不规则，就像曼底的老苹果树或普罗旺斯的老橄榄树一样，树干有时会弯：出一个鼓包，有时又盘旋着往上长。

拉罗汤加岛上的一切商业都集中在太平洋德意志公司的手



机器岛

中，该公司经理和主宰拉罗汤加岛上所有基督徒的牧师合伙经营，利益均分。也许他没有学孟加岛他的同行设置外国人人头税？或许亿兆城的市民可以不掏腰包去向岛上的两个女王致敬？岛上的两个女王，一个在阿洛涅尼村，另一个在阿戈罗牙村，正在争夺王权呢。因此，西柳斯·比克斯泰夫认为目前登上这个岛不是时机，他的意见得到了社会知名人士会议的支持，他们在旅行中已经习惯于受到像国王一样的礼遇。总而言之，受到这批愚蠢的英国圣公会统治的当地居民白白丢失了一个赚钱的机会，因为标准岛上的富翁们囊中有的是钱，而且挥金如土。

傍晚时分，人们见到的火山峰已经变成海平面上—根小小的花柱了。无穷无尽的海鸟不请自来，停到了机器岛上，或在机器岛上空盘旋。但是天一黑，它们就展翅远飞，回到群岛北部浪涛拍击的小岛上栖息。

于是，在岛督的主持下举行一次会议，会上提议改变航线。标准岛现在正穿过英国的势力范围，若继续按照原定的航线前进，那么就应该沿着南纬二十度一直往西开，走汤加群岛、斐济群岛，可是，在库克群岛所发生的事情使人兴味索然。那倒远不如走新喀里多尼亚、忠诚群岛更好些，“太平洋上的瑰宝”在这些法属殖民地将受到法国式的文明接待。然后，过了冬至，机器岛再驶回到赤道海域。要是真这么办，那么离开新赫布里底群岛就远了，可是他们应当把那艘双桅船的船长及遇险船员送到新赫布里底去。

当讨论到新航线时，马来亚人表现得坐立不安，因为—，决定改变方向，他们回国将会困难得多，所以他们不安事出有因。沙洛船长无法掩饰他的极度失望，甚至可以说，他满腔怒火，如果有人听懂了他对手下人所说的话，必然会觉得他的恼怒令人生疑：

“你们想想看，”他重复了好几遍，“你们想想看，他们把我



们留在忠诚岛或新喀里多尼亚岛！……而哥儿们却都在艾罗芒戈等我们我们在新赫布里底煞费苦心筹划好的事岂不葬送了！……这发大财的机会难道就让它跑了不成？……”

讨论结果，马来亚人吉星高照，而对标准岛人则是不幸：改变航线的动议未获通过。因为亿兆城知名人士们不喜欢轻易改变他们的习惯做法。航行将按照在玛德琳海湾启程时所定下的航线继续进行。不过，原计划中定下的在库克群岛停泊的十五天时间，决定用在去汤加群岛之前，先驶向西北方向，去萨摩亚群岛。

当马来亚人得知这项决议时，无法掩盖他们欣喜若狂的心态。归根结底，社会知名人士会议没有放弃原计划，依旧能送他们回新赫布里底，他们自然应该欢呼雀跃，这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